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六

吳 珮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韓鼎業全編

宋儒考

梁廷援

胡文昭公瑗

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其先世本長安祖司寇叅軍修已卒葬如皋廬墓因家焉父訥爲寧海節度在任生翼之故爲海陵人也翼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家貧甚

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十年不
歸有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視恐有
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
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
乎仁義禮樂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
乎水利兵農筭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
之宋仁宗皇祐五年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
遂居太學遷大理寺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
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至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

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於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爲首稱焉年六十有七卒於杭州謚文昭
葬烏程之河山蒲陽蔡君謨爲墓誌毆陽永叔爲墓
表程正叔爲傳子三志康舉進士志寧知永州志正
篤學孝友

羅文質公從彥

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
薦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
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乃
喜曰惟從彥可以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
餘人無及仲素者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
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龜山以孟子饑者其食渴
者其飲與夫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
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

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於
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
尤不可及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彛聞伊川
先生說得甚好仲素卽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伊川
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於
龜山樞衣侍席二十餘載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
終日端坐間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克然
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
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

愚果別再
無類事

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論士
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
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
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
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
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
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
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古人所以進此
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

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
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
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
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
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

三子者知
所止也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
幾蓋許其進也此三子之所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
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郡人李侗新安

朱松執弟子禮從之游終日相對靜坐令靜中看喜
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伺退居室中亦只靜坐相
從累年盡得所傳之奧紹興中就特科授惠州博羅
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無子門人李愿中始爲歸
葬學者稱曰豫章先生謚文質

或問人有謂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禪
者何如曰非也此正程門指授人做戒慎不觀恐
懼不問工夫也喜怒哀樂未發有何觀問靜而觀
其氣象正是靜而存養此時容不得一念不戒慎
一念不恐懼周子無欲故靜亦是這個工夫龜山
得兩程子之秘而傳之仲素仲素傳之延平延平
傳之元晦一燈相續直接虞延允執厥中之脉此
段關係甚大只爲無可把握遂起疑端仲素之言

日中則昃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知所止方做得此件工夫

李文靖公侗

李侗字愿中世稱延平先生劍浦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以書謁之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况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笈篋以供掃除幾年於茲

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
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
之克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
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
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
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
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
神不克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
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克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

以愿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
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開鍵之能
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
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常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
因受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
會於心於是退而外居山川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
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克而怡然自得講誦之餘危
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
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存在乎是也

既得其本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
左右無違仲見性剛多忤愿中事之致誠盡敬更得
其歡心焉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
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
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
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
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
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

然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
中庸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澗然冰解凍釋處
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是者恐未
足道也如孔門諸子萃若終日相交切磨又得夫子
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
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
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
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

理一見二
物中後悟

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心者貫幽明通有無論性曰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
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
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
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
可見矣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
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
一致其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謝上蔡曾有
手簡云大事未辦延平云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

是辦又曰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柰
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
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就本源處推究涵養
之令漸明卽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建安朱韋齋
松與延平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語及
延平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其後元晦從延平游延平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
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穎悟
力行可畏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

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轉
今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
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又謂元晦曰
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尚前事却理會不
下道亦無他懸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
見得晚年闕師注應辰來迎將和與講所疑延平因
往見之至師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
子友直信甫同舉進士信甫仕御史出知衢州擢廣
東江東憲以特直不容休

答問

夜氣之說所以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且晝存養之功不至梏亡卽夜氣清若且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

靜坐養心
養心正進
學也

理會分殊
廣大中精
微也

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
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
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
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
爲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爲庶幾耳
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撻所不
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

盡欲習氣
鞭撻所不及
處自有得

接少暇卽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
知覺之効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情詳及庶幾
彼此得以自警也

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
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
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
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則
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
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

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
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

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惟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爲
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
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
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
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
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

程朱關通
處延平實
作之合

則異於是必有事焉。方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
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
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
體認下工夫，卽於鬧處使不着，蓋不會如此用功
也。自非謝先生確然實於日用處下功夫，卽恐明
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
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
惟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

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

此箇氣味爲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這箇風俗如何得變其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涵養緝勝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雖去流俗遠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

涵養緝勝
得聞然意

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果然

不應事便
宜靜坐

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
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此段是勝
前

物與氣乘
之皆敗也
如何得靜

是經歷過

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
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

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几蹈危者慮深而獲全若安者患生於所忽人之常
情也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
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
不中節矣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

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

異

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

持以自慰則亦可以少安矣

身涉古人
所遭患難
便可自慰

文公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跎孤負此翁耳庶少時亦曾學禪具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畢竟佛學無是處

人固有無立怒矣樂之晴然中無所主冥然不覺
與醉農何異固不可謂之未發未發謂中發而中
節謂和戒懼慎獨之後焉能有此中和乎延平
以此指授晦翁其所問請深矣

康侯風翔
千仞請子
可謂鳳毛

胡文定公安國 子五峰宏附

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康侯自幼時已有出塵之
趣疆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中進士第靖康初康侯
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
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
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欽宗每見臣
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
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如胡安
國者實鮮朱震被召見康侯問出處之宜康侯曰子

發學易二十年此學當素定矣行已大致去就語默
之機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有斟酌不可夾諸人
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
名如蟻蜂過前何足道哉予發震字也康侯所與游
者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第顯道常語人
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者也康侯罷官僚友餞行呼樂戲以待而楊中止具
朝膳留康侯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座
講論不覺日暮之云暮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

學宮康侯訓先聖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康侯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措意紹興八年卒謚文定子三寅寧宏皆以德學著稱寅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太常丞所著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初以春秋傳列於學宮

宏字仁仲稱五峯先生康侯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仲良於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第五卷

共

推南軒乃所以成兩朝也

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所著書曰知言張栻求見仁仲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儒而告之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正儒以語栻栻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學焉仁仲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仁仲書辭甚厲人問之曰正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檜死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仕右承務郎

答問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日然則人死其心安在
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
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仁仲笑曰
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
知之矣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
者能盡其心

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

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
雖說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
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
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
一曰若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
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于若何而能與
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應酬參天
龜備萬物
人之爲道至大也至難也放而不求野馬目見

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
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
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

道克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
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
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累也聖人不病
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

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于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逸乎遼哉

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左祀安國言京罪已正于孫編置家財没人已無芥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刑乎倪生日黨禍山激而成國禍山黨而憂則朋黨一日不息社稷一日不安也然河北賊易朝廷賊難正文定之論不禁爲之太息

張南軒公杖

杖字敬夫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舉之後忠獻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父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

奏因退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矣孝宗異其言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敬夫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帝常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對曰當於犯顏敢諫

中求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
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
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
未必非斯人也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明
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敬夫閑居累年矣上復念之
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敬夫汰冗補闕
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抵境首劾
大吏之縱賊捕姦民之舍賊者羣盜遁去卒年四十
八元晦與黃幹書曰吾道孤矣敬夫嘗曰學莫先於

理學宗傳

卷之十六

辛

禮記大司馬

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

語錄

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
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
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
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
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用工消磨若只待其發
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

到底其
下學

極是

寔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
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
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
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
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
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倪生日邵以宋臣論之晚事又辨事韓范諸公是
也辨事不曉事王介甫是也徒曉事而不辨事卽
先生之父忠獻公是也受命帝征輿尸屢蹈既柱
曲端又禍呂祖厥使覆矣嗚呼國家開收可以優

游崇說若夫大廈將圯工師束手爾時能辦事者愈乎抑徒耽事者愈乎是則講理者有其本末而審勢者不廢重輕君子成

務必不守一槩之論也

敬夫直身持論取友親師忠獻之孝子孝宗之忠臣也故其沒也賻翁曰吾道孤矣

果業文獻
世家兼以
理學自濟
更于祖德
有光晦翁
辨其變化
氣質其自
國所知

呂忠亮公祖謙

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人其先世萊州人徙壽春六
世祖宰相夷簡徙開封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
書右丞上若金華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
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伯恭復師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
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
丁內艱若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改
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益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歸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朱文公書碑云宋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

直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
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文
公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
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家若之政
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
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
景定二年從祀初寧宗嘉泰八年賜諡成理宗二年
改諡忠亮

語錄

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
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然而識
之

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
器用之理吾心有焉忽然識之此爲格物

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
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恐雜務紛擾無專一
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

涉顛預爾

有以論語是非問者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
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用人之道誰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
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
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
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
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
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
害事爲學自有等級

後生問學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
耳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

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
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
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
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

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于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勢利而下制于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趾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舉則決竅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梏天下之筆乎

理學宗傳卷之十七

張 燾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尚 重全編

宋儒考朱門弟子

張 燾

蔡西山公元定

于九峯沉附

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父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
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天資高承父
志聞道甚早于書無所不讀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
今盛衰之理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

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使千古之
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從文公學扣其
蘊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每來文公必留
數日通名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
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克然有所得也凡古書奇辭與
盲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
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
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季通處家以孝弟忠信儀
型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

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學禁作編管道州季越方宿
留文公所問之笑謂學者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不
辭家就道文公與游從者數人餞別蕭寺坐中有太
息泣下者而元定咨疑質是灑如雍如文公喟然曰
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爾得之矣文公論易
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末闕往往與元
定往復發明云

呂和叔胡康侯皆以理學世其家而季通能遵父
神與之教以教其子若孫其語三子曰淵汝且紹
吾易學沉汝且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
且沉之子位傳通經史尤達于理學卒謚文肅蓋

四世一轍矣宋室闕閔之盛當不作第二家此神
與不教其子以干祿之明効大驗也

沉字仲默西山元定仲子也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
父教出卽從晦翁遊晦翁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
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
未及論著目成吾書者沉也仲默受父師之託凜凜
焉常若有負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
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寧宗慶元三年
從西山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竄僻處父子相
對常以禮義自怡悅西山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

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
僅三十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
卿物色相薦川之仲默不屑就其文長于論辯詩早
慕太白晚入陶韋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瀟
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李士英曰仲
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林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
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
也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有四世稱九峯先生謚
文正子枕博通經史尤邃于理學理宗紹定初登進

士累官諸王宮學教授疏奏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
可不早定帝善其言累遷端明學士叅知政事謚文
肅

書經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

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

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

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

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

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

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

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

精盡復原
開闢之旨
不枉了沉
潛反覆者
數十年

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視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

一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
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違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
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
凡引川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
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于書猶化工之妙著
于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書固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洪範皇極序

洪範之數
久失其傳
西山心得
之未及論
著非仲默
之賢烏能
竟其志而
闡厥蘊乎
可謂不負
父師之託
矣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竒象成于二偶竒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嚙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萃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

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川竅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

洪範皇極內篇

冲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竅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

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也渾渾淪淪而出入

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
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可窮者
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而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
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
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
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
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
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
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
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
無聲臭可聞也至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
其所以神

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
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
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溟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

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
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
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
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
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
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
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
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
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國法

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
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
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充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
度也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
一也

黃勉齋幹

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志堅忍苦文公以其子妻之文公嘗曰南軒云仁吾道蓋亦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唐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輒後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卽講席及病革深衣及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託在此矣直卿剛介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雖暮齡宿疾未嘗一久倦也己相宅兆於山搆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己學者稱爲勉齋先生

語錄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
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
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個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
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
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
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
禮難從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

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終身
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
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
一也

存去人欲
存天理別
無像斷身
心之法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
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
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
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
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

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問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

都了都不
是總是處
得六日初

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

真個無歎蓋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

朋友者志同道合者也朋友道絕則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

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

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

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而世莫

之重焉可不爲之歎耶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

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

無朋友之

人安知朋

友之關係

如此

此段見勉
齊學力之
靈所以能

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入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
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
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
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仁
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五
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五分而爲老少金木

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木神則智五行既不好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好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

天地人

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爲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爲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爲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

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
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
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
之所爲此道之原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
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
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
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
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
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

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
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
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
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
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
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
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
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

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
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
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
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冊誓之
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
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
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
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

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克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成

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董氏誦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與起

虞廷授受一中而已然中無可把捉湯得之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於是乎中始有所持循矣文王武王周公父子兄弟其所作為各不同要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各得所謂中焉者也孔子與顏會思孟師弟祖孫其所作為俱有不同亦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各見其所謂中焉者也迺及周子以無欲繼孔孟不博之緒而程子以主敬繼周子之緒朱子以窮理繼二程子之緒總不離乎義制事禮制心不失其中焉而已勉齋一眼看透毫無隔碍朱子所云他時代印講席罔已預窺其微矣

李敬子燔 張元德洽 廖子晦德明 葉知

道味道 李公晦方子 詹元善體仁 陳安

卿淳 傅忠簡伯成 徐崇甫僑 輔漢卿廣

楊信齋復 黃商伯瀨 石克齋子重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舉進士授岳州敎授未赴
從文公學公告以曾子弘毅語曰致遠以毅而任重
貴弘益靡之也燔退以弘名齋至官日造士以六經
闢射圃習射曰文武並用古之道也改襄陽不調詣
文公所卒業學益深公稱之曰他日任斯道者燔也

以五物比
極子便見
極子之人

學禁嚴人莫敢至燔獨益親文公卒敦葬事後南康
守請爲白鹿書院長燔與黃幹陳宓盤旋玉淵三峽
間俛仰師迹日講切於學學者雲集燔喜道有明以
爲雖三公九辟不與易也嘗從江西漕帥辟撫洞寇
平之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事小大咨焉燔嘗言
中庸謂素富貴行乎富貴正以堅志熟仁不令居養
移氣體耳又誦古語言分之所止一毫躋攀不上善
處者退一步耳又言人不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
但隨力所及盡其心及物卽修業之實故能仕止窮

元德出處
不荷

通皆若素有學者與黃直卿共稱曰黃李云時朱門
高第弟子有清江張洽元德南劍州廖德明子晦温
州葉味道知道昭武李方子公晦浦城詹體仁元善
漳州陳淳安卿之倫洽深取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
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之語爲窮理之要以王
一名齋仕爲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叅軍聽獄訟愿款
惻怛素狡黠者畢自輸其情所至仲寬抑懲猾胥民
甚德之江右提刑辟主白鹿洞喜曰是先師之遺也
何敢廢招學士講切興廢墜而汰其不率教者學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李敬子

六

字履學道
愛人之君
子

尹彥明不
對而出如
道末伊川
說無過是
一派事一
死人

興卽謝去端平初累召不赴除直秘閣奉祀卒德明
學有依據其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活中路之無
告者文公承稱之味道舉禮部第一方禁學對策本
伊川說無避知貢舉胡絃者見之曰必僞徒也黜之
卒業武夷學益專理宗時爲宗學諭輸對述帝王傳
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以告末言言宜則力
戒文勝則意虛幸陛下體察授崇政殿說書帝問鬼
神之理疑伯有事涉於誕也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
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散者常也有不得其死而

博徐三君
品亦相似

爵結不散者變也伯有得罪而死氣不散爲妖爲厲
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理固有之於是爲之後則鬼
有所歸而和寧此至理也時濟邸事久未雪故以諷
三京師起味道議以爲邊境浸廣應援倍難而科配
餽餉將日增民不堪命是先播其本也龐助黃巢之
禍且起矣遷著作郎卒帝悼惜出內帑銀帛賜焉當
是時朱門傅伯成景初吏侍郎徐僑崇甫並負天下
望語國事深切具帝紀中伯成表襄洞達稱人善不
管已出而疾惡無少借且死暴尸諫疏國事甚切朝

服拜造而逝謚忠簡僑清苦刻厲倫輩自以爲不及
入勸講剖析理欲爲陳閉遇事盡言以實謨閣待制
奉祠卒方子故謹純見文公公曰子爲人自足寡過
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因以果名齋平居
竟日危坐未嘗傾仄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學
問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處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
爲物擾耳體仁故穎邁比同學以存誠慎獨爲主郡
人真德秀從之游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

方于于大
本有見體
仁以慎獨
爲至學得
頭領

心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陳淳初得近思錄讀之

陳安卿字
能有立

志於學會文公來守漳從受學公語人曰南來喜得
陳淳卒有立而慶源輔廣漢卿深於詩精而通泰溪
楊復信齋精於禮密而邃各著書發明師說行焉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第進士知德化縣以興學
校爲本遷太常寺簿論禮教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
冠禮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闕等書叅訂行之知常州
值草薶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
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
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若筠州已而寢謫命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黃商伯

三

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開之請灝旣歸里幅巾深衣騎
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移廣東提點刑獄以
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文公守南康灝
執弟子禮質疑問難文公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
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石子重字君重台州臨海人年十二卽刻意爲學晝
夜不怠十八擢進士第官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以
請蠲歲租太守怒檄君重杖主吏君重移書太守曰
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係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

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怒遣幕官按驗希守意
爲不當黜君重爭甚力部使者以其事委之行視歸
旣榜諭黜什之九然後言府于是不得變其說所至
興學校選邑子克弟子員異邦之人皆來累糶就學
君重廣其學官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旣
成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于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
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
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自律甚嚴自處甚約由踈賤
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聞

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晚名其室曰克齋朱文公

誌其墓

往聞程門弟子多賢朱門似爲少讀以今觀之季
通仲默若橋若梓始所稱千人之英萬人之傑者
乎直卿歷叙道統直自堯舜湯文孔孟而歸之於
朱子此段公論在今日固爲定評然直卿當年何
以預知其必如是而遂爲成案乎見道明故確乎
不易非揣摩臆度之言也其餘諸子各能自立以
發明師說儘無遜於程門說者謂程門作師者二
人其力自信亦若所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云爾

陸門弟子

袁正獻燮 沈端憲煥 曹立之建

袁舒元質璘

袁燮字和叔四明人生而專靜乳媪置盤水其前輒危坐玩視者竟日夜臥醒然睡不酣寧宗初舉進士累官太學正黨禁作失官久之以司封輪對勸帝存此心勤學好問帝曰善好問則明燮曰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暗累秘書監國子祭酒教諸生以反躬切己忠信篤敬爲道本聞者悚然兼崇政

殿直書禮侍郎忤史彌遠罷奉祠燮初入太學陸九
熱時爲學錄事之而日與同里沈煥楊簡舒澣以道
義相切磋後見文安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
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卒謚正獻
楊敬仲志其墓曰和叔之學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
思無爲子甫字廣微少服父訓學以自得爲宗已從
楊敬仲學益深篤舉進士第一爲青田令敬仲勉以
念千里生民之寄甫心識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曰
君天下不可無懼心因被舉時事可懼者以問曰可

懼而不之懼大懼至矣出判湖徽衢州治先教化崇
學校日夕訪宜民事力行之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
發廩賑貸提點刑獄每行部問疾苦次滯獄所至講
說泐書院於貴溪利陸文安前後持節江東救荒療
疫全活不可計以直徽猷閣兼福建轉運判召入見
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甫因言無逸之義當先
知小民稼穡之艱難卽逸欲之念不生乞力守更化
來求賢若不及之初意兼崇政殿說書爲帝言君德
貴剛漢元帝唐文宗之果斷不用於斥邪佞而用於

逐賢人此其柔也兼中書舍人史嵩之擢尚書不書
命出知江州爲御史徐清叟論罷久之與清叟並召
清叟辭不赴甫言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
耿然如清叟宜在朝廷乞趣召累官吏侍郎兼國子
祭酒叩諸生問學講習之益旦夜不倦權兵尚書卒
謚正肅

沈煥字叔聯定海人人品高明學造深審初與二陸
爲友已從受學內省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之妻
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舉進士累官

太學錄以所躬行者爲教蚤暮誨誘長貳及同官咸
忌之或勸其姑營職事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二
乎出知婺源判舒州病不廢學卒周益公必大曰叔
晦于益友予在位不能進予愧叔晦叔晦不予愧也
追贈直華文閣謚端憲

饒餘于有曹建立之者始從陸受學于壽深許之立
之未敢以自是也寓書講於張宣公已請南康從朱
文公學大悅之實始疑文安語人曰學貴知道而道
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由淺而深由

近而遠庶有造乎期於一悟棄百事以趨之恐未悟
之間狼狽已甚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乎於
是窮理益精及躬益力事親孝與弟切磋如嚴師有
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心所不安
必求歸於是而後已急人患難盡其力榜其齋曰無
妄嘗娶婦婦不悅於姑去之卒無子疾革猶書其牖
曰未死一日一日不可自棄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
如平時語其弟廷曰吾病甚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
復纖翳就枕未安而沒朱陸更相吊深歎惜之

奉化舒璘元質從張宣公游朱呂講學婺州徒步往
謁做席跪食柿風沐雨安以爲佳趣美景也已悅陸
文安學焉表變稱其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敬仲
稱其道心融明如熙然陽春云

或問陸門弟子楊敬仲爲最何獨置之曰學以躬
行實踐爲主聖門高弟回之克復參之忠恕損之
孝友雍之簡默山之果賜之遠求之藝皆取其實
德而有適於用非徒言而已也故夫子曰文莫吾
猶人也賜也非爾所及也深有所取於白圭之謹言
敬仲以不起意爲宗令人無所把捉然按其所言
亦何能不起意也至誠思孟爲小覺未免失言矣
子靜之學意如是乎求放心先立乎其大自謂讀
孟子而有得也敬仲嘗議聖賢棄捐經典師心自
足恐不可以爲訓故於敬仲不敢不嚴其辨此亦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七

五

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理學宗傳卷之十七終